

原文: Dembroff, R. (2020). "Cisgender Commonsense and Philosophy's Transgender Trouble" in *TSQ* 1 August 2020; 7 (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399–406.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DOI 10.1215/23289252-8553048

作者: 罗宾·登布罗夫 (Robin Dembroff)

译者: 許顛頊 (they/them/祂/TA)

顺性别常识与哲学的跨性别麻烦

Cisgender Commonsense and Philosophy's Transgender Trouble

摘要 (Abstract) 分析哲学有着跨性别麻烦。在本文中, 作者探讨了对这一麻烦的潜在解释, 着重讨论“顺性别常识 (cisgender commonsense)”这一概念及其在哲学方法论中的地位。

关键词 (Keywords) 哲学; 分析哲学; 女性主义哲学; 性别哲学

我只想知道【关于性别的】普通观点。

——未披露姓名的哲学教授

I just want to know the ordinary view [of gender].

——Unnamed philosophy professor

分析哲学有着跨性别麻烦。¹很多读者可能都知道丽贝卡·图维尔 (Rebecca Tuvel) 2017年的论文《为跨种族主义辩护》 (In Defense of Transracialism) 所引发的争议。不过图维尔的纠葛只是冰山一角。有兴趣了解更多细节的读者可以阅读塔里亚·贝彻尔 (Talia Bettcher, 2018年) 的《当桌子说话》 (When Tables Speak) 或萨曼沙·汉考克斯-李

¹ 我的关注点是分析哲学, 它在英语语系 (anglophone) 的哲学系扎根并占据着主导地位。分析哲学通常 (尽管这区分并非没有困难) 与欧陆哲学区分开来, 欧陆哲学的中心人物 (如福柯 (Foucault)、黑格尔 (Hegel)、海德格尔 (Heidegger)、德里达 (Derrida)、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典型地来自欧洲大陆, 并采用与分析哲学家不同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关于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区分 (analytic/continental distinction) 的各种拟议依据的批判性概述, 请参见古廷 (Gutting 2012年)。

(Samantha Hancox-Li, 2019年)的《为什么跨性别恐惧在哲学中成为主流?》(Why Has Transphobia Gone Mainstream in Philosophy) (另见弗莱厄蒂(Flaherty, 2019年))。两者都勾勒出了一道令人不安的、与日俱增的反跨性/别修辞模式(pattern of antitrans rhetoric)², 这种模式正被分析哲学家们积极述说着、公开赞同着或辩解开脱着。读者们也可以阅读盖尔·萨拉蒙(Gayle Salamon, 2009年)的《正当理由与酷儿方法; 或, 离开哲学》(Justification and Queer Method; or, Leaving Philosophy) 或者娜奥米·舍曼(Naomi Scheman, 1997年)的《通过将酷儿置于中心来酷儿化中心》(Queering the Center by Centering the Queer), 两人将这种反跨性/别的情绪置于哲学对酷儿性(queerness)的历史性偏见这一脉络之下。或者读者们也可以阅读克里斯蒂·道特森(Kristie Dotson, 2012年)的《这篇论文怎么会是哲学?》(How Is This Paper Philosophy?) 以更好地理解, 哲学对于道特森所说的“多元相异的实践者(diverse practitioners)”的人来说, 普遍令人恐惧的环境(chilling environment)。

对分析哲学家们的这种看似无法改变的趋向(incurable tendency)进行诊断使我感到气馁畏缩, 其最好的趋向就是忽视跨性别议题, 然而, 最近却大摇大摆地闯入这些议题。我曾目睹着跨性别研究生离开哲学, 而不是应对着在哲学中出柜。我的研究曾被那些从来没有读过哪怕一篇性别理论文章的哲学家进行过男人式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mansplained)。我曾在问答中被问到为什么性别是一个哲学话题。我曾被告知我被一份工作拒绝了, 因为我是跨性别者。在读研究生期间, 一位资深教员当面告诉我, 他不会使用我的代词³, 因为它们“不符合语法”。更普遍的情况是, 我经常注意到一些哲学家在社交媒体和博客上从一个完全无知的位置激烈地发表针对跨性/别者(trans people)的意见。这些哲学家除了使用哲学工具外, 还使用狗哨(dog whistles)⁴和虚假资讯(misinformation)并

² 几点针对本译文的说明: “trans”一词在本译文中将依据其语境翻译为“跨儿”或“跨性/别”, “transgender”一词则翻译为“跨性别”; 【】中的内容除了正文开头所引用某教授言论, 其余均为译者标注; 一些英文姓名在出现中文音译后, 译者可能在部分注释中选择使用原英文, 而在译文正文中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保留中英文姓名 2. 只保留中文音译姓名。——译注

³ Robin Dembroff 使用的代词为“they/them”, 在本文中将其翻译为“TA”; 在中文语境中, 也有人使用“祂”来翻译单数的无特定性别指向的“they”, 或者, 单数的非二元性别的“they”。另外, 在香港、台湾等位置也有人提议新构词, 如“X也”。译者仍在观察和思考“they/them”代词的恰当翻译。——译注

⁴ “dog whistles”指的是使用特定隐语向有着相关立场的特定人群传递信息, 当然, 许多非目标人群也能够察觉到这样的政治手段。——译注

将TA们的时间与才华花费在制造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更久经世故的版本上（more sophisticated versions of dominant gender ideology）。然后，TA们几乎只针对跨性别者运用这种意识形态。也许更糟糕的是，我听到一些同事——很多人都是好意的——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这种行为辩护。

哲学界的情况，坦率地说，就是一个庞大、复杂、棘手的跨性别灾难（transgender trashfire）。⁵ 这种灾难最明显地表现在社交媒体、博客、人际交往以及偶尔的期刊发表中，并且它有着恶劣的影响。（举个例子，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反对跨儿权利（trans rights）的广受关注的法庭书状（court briefings）都引用了哲学家凯瑟琳·斯托克（Kathleen Stock）和亚历克斯·伯恩（Alex Byrne）等人的博客文章作为证据，来证明跨性别者是危险的、妄想的【deluded】）⁶ 我希望表明的是，它还表现在那些被认为是在哲学上合理正当（philosophically legitimate）的方法和观点中，以及这些方法与观点如何更广泛地和哲学在种族、阶级、障碍（disability）和性别方面的长期麻烦相关。

当我在反复思考哲学的跨性别灾难时，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回到一段特别的记忆中。在我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形而上学学期论文草稿带到了我的教授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在写关于时间哲学的文章，但我的论证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解释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向教授保证，我会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献，以便在解决方法上取得进展。八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教授倾身向前，把稿子推回给我。“别阅读了”，他说，“去思考吧！”我对那位教授抱有很大的感情。但反思这四个词——别阅读：去思考（Don't read: go think）——帮助我在为什么分析哲学有跨性别麻烦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首先，我应该承认我是一位在哲学倾向上（philosophical disposition）的多元论者（pluralist）。更多的时候，我认为哲学问题有多种合理正当的答案。在我自己的工作中，

⁵ “trashfire”，即“垃圾火”，指彻底失控的局势与灾难性状况。此词在本文中均意译为“灾难”，即其它地方如出现“灾难”一词，则表示其原词为“trashfire”。——译注

⁶ 参见，例如，RG & GR Harris殡仪馆诉艾梅·史蒂芬斯（RG & GR Harris Funeral Homes v. Aimee Stephens）一案中的多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书（amicus briefs），它们都引用了凯瑟琳·斯托克（卡特 2019年；麦克休 2019年）【Carter 2019; McHugh 2019】。此外，玛雅·弗斯塔特（Maya Forstater 2019年）在最近的一个英国案件中的证人陈述引用了凯瑟琳·斯托克，亚历克斯·伯恩以及简·克莱尔·琼斯（Jane Clare Jones），同样还有12位哲学家在《高校情报》（Inside Higher Ed）的公开信，其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哲学家的反跨性别/别修辞辩护。

这意味着我捍卫关于性别术语的多义性 (polysemy) 和关于性别范畴的特定语境下的多元主义 (context-specific pluralism about gender categories)。关于哲学为什么会有跨性别麻烦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我再次倾向于多元主义：有着很多合理正当的答案。毕竟，这个世界有着跨性别麻烦。哲学家们和其它人一样都有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些额外的问题。因此，我想重新构思这个问题：分析哲学是否有着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它有跨性别麻烦？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哲学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demographics)。历史上以及现在，谁算得上是哲学家？谁的工作被认为是哲学探究的“范式”？谁建立了哲学的主导想象 (dominant imaginary) —— 在我们的学科中产生了盛行的惯例、规则和实践的 —— 这些共同的假设、价值和信念？

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几乎完全是）由男人 (men) 统治，这些人差不多占据了所有可以想象的社会等级制度 (social hierarchy) 的顶端，没有人会因为知道这点感到震惊。即使是现在，在2020年，哲学教学大纲完完全全由来自全球北方的顺性别的、直的 (straight-identified) 白男 (white men) 编写的情况也很常见。一个影响就是那些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 (socially dominant) 的利益、立场以及思想方式 (modes of thought) 浸透着哲学的中心。但除此之外，哲学还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使用哲学方法和工具来证明这些社会等级制度的正当性。正如克里斯蒂亚·默瑟 (Christia Mercer, 2019年) 具有说服力地指出，哲学史上充斥着男人使用哲学推理来证明他们的预设 (presupposition)，即预设女人

(women) 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比男人下等。同样地，查尔斯·米尔斯 (Charles Mills, 1997年) 指出，哲学对有色人种，以及对具体的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如赔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充满敌意的。米尔斯认为，原因在于白人哲学家设置了学科界限，将这些人 和思想算作是与“严肃哲学”不相容的 (第4页)。类似的论点对于障碍 (disability)、阶级、族裔 (ethnicity)、性取向，以及对我们的目的【更接近于指“本文的目的”，译注】而言很重要的性别身份 (gender identity)，都可以提出。跨性别者和跨性别议题不仅在哲学中缺失，而且被哲学家们有系统地排除在外，这些哲学家们利用自己的训练来证明关于性 (sex) 和性别 (gender) 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正当性，并将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挑战视为是不正当的 (unjustified)、不合理的 (irrational)、不讲理的 (unreasonable)、或是 (我个人最喜欢的) 反直觉的 (counterintuitive)。⁷

⁷ “谁的直觉？”这显然是下一个问题。

但这还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谈论哲学中压迫式的顺性别的（cis）、直的（straight）、非障碍（nondisabled）的白人性（whiteness）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一一至少在历史上不是——哲学所独有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特权白男（privileged white men）的地盘。虽然每个领域都存在着问题，但我经常听到其它人文学科的同事们对于哲学家们在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公开讨论中表现出的粗心、残忍和无知，表示出惊恐厌恶。在哲学的顺性别性（cisgenderness）与哲学可以用来而且被用来（can be and is used to）贬低跨性/别者，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解释性差距（explanatory gap）。

塔里亚·贝彻尔（2018年）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跨性别麻烦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人口统计学特征是正交的（orthogonal）。“这不仅仅是有点令人心碎的”，她写道，“发现整个文献资料（literature），一个丰富的哲学领域，一个人所有努力工作的全部，完全被抹去了——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狂妄、轻视和懒惰。”虽然我同意贝彻尔的观点，但我对这个答案还是感到有些不满意。在我看来，懒惰表明了一种应受谴责的失败，即一个人不关心自己预期该满足的任务或规范。从这方面来看我不认为哲学家是智识上的懒惰。哲学家并不是不负责任地未能满足一种预期——即在就性别议题发表意见之前，先参与现有的关于性别的哲学（更不用说跨学科）工作。⁸并不存在着这样的预期，特别是在我的专业领域，形而上学的分支领域（subfield）中。⁹

有鉴于此，可以预见那些无知地谈论跨性/别议题（且尤其是性别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会对懒惰和傲慢这样的指责作出消极反应。这些指责，对TA们来说，似乎就像是在控违足球运动员两次运球一样；对许多人来说，哲学的操作规则并没有说，一个人在“做哲学”之前，必须先对某个主题的文獻有所了解。因此，这也难怪当女性主义者、酷儿、以及跨儿学者指责这些哲学家在智识上的懒惰和傲慢时，我们会遭到反击并被指控为是对学术自由发

⁸ 最低限度地说，我认为哲学家在对性别议题发表意见之前，应该先接触哲学内部关于性别议题的现有文献资料。可以说，TA们也应该接触哲学之外的相关文献，如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的文献。

⁹ 这里的形而上学我认为与认识论及语言哲学相连接的。其它分支领域，例如现代和古代哲学，似乎不太容易受到正当化这种方法论的影响。

动战争的“狂热者 (zealots)”和“无能独裁者 (tin pot dictators)”。¹⁰在哲学内部，关于跨性/别议题的无知言论一般来说并不会被认为是懒惰或狂妄的（尽管我同意贝彻尔的观点，但相对于更广泛的学术规范，情况确实是如此）。相反，它被认为是学术言论，而不是由碰巧是学者的人说出的言论。它被认为是哲学上的严肃言论。

在这里，我们又可以问：为什么？我怀疑答案既介于哲学的顺性别性

(cisgenderness) 与其在智识上的懒惰与傲慢 (its intellectual laziness and hubris) 这两者之间又介于这两者之下。答案的第一部分让我们回到“去思考”而非阅读的建议。在阅读之前的思考（以及发言）在哲学中不仅仅是被接纳的；更是被建议的。至少，它被设想为是做严肃和原创性哲学工作的标准方式。花五分钟时间反思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方法论创造了一种学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所谓的常识是自我证成的 (self-justifying) 和普泛化的 (universalized)。斯蒂芬妮·卡普斯塔 (Stephanie Kapusta) 很有帮助地将哲学对常识的方法论依赖 (methodological reliance) 总结为对预设概念或术语的“清晰、独立的分析”的依赖，在这种分析中，目标概念或术语被“分解[...]成更简单的单位”。¹¹这些预设的概念和术语不只是被从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它们围绕着何种观点才是在哲学上严肃的建立了边界。¹²哲学工作致力于使预设的概念和术语变得精确、一致或具有解释作用，而且极少挑战它们或质疑它们所依托的整个概念框架。这种方法论在哲学上是合理正当的，我的意思是，它作为一种生产哲学知识（或者至少是，被证实的哲学信念）的方法是被普遍接受

¹⁰ 这些术语实际上是资深哲学教员（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和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用来描述苏珊·史赛克 (Susan Stryker)，丽贝卡·库克拉 (Rebecca Kukla) 和我自己的，以此回应我们不与反跨性/别活动家共事 (coplatform) 的决定（登布罗夫，库克拉和史赛克 2019年；莱特 2019年；考夫曼 2019年）【Dembroff, Kukla, and Stryker 2019; Leiter 2019; Kaufman 2019】。

¹¹ 出自卡普斯塔 (Kapusta) 与作者的电子邮件通信，2020年1月6日。

¹² 凯瑟琳·詹金斯 (Katharine Jenkins, 2014年：第263页) 指出，这让女性主义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因为TA们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违反机构/体制 (institution) 的规范，而起初正是由于这些机构/体制才使得 [TA们] 有可能进行研究”。

的。¹³不阅读就思考（和发言）【thinking (and speaking) without reading】的哲学合理正当性——说得更确切些，常识性方法论（commonsense methodology）的哲学合理正当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哲学家无知地谈论跨性/别议题是被允许的，而且还是恣意妄行地（with impunity）这样做。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TA们的言论普遍把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同样，恣意妄行地）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正如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2017年] 等人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工具就是把它自己充当为常识）。

但这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哲学的跨性别麻烦。尤其是，它不能解释两件事情：第一，哲学对跨性别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s）与经验的普遍敌意；第二，哲学对那些哲学家（主要是女性主义哲学家）的不容忍，那些哲学家的直觉与我们可能称之为“顺性别常识（cisgender commonsense）”的东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排跨的（trans-exclusive）性别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预设概念和术语——相冲突。

为了解释这种敌意和不容忍，我们必须提出一系列更进一步的问题：谁的常识构成了哲学上合理正当的常识？谁的前理论（pretheoretical）概念和术语制约着哲学探究？并且谁的直觉又是哲学的直觉？这不是简单的“别阅读——去思考！”就是哲学内部一种合理正当的方法论；而是只有当由此产生的思想与文化有权势者（the culturally powerful）的常识充分

¹³ 在这里，我借鉴了道特森（Dotson 2012年：第5页）的观点，其将合理正当化（legitimization）定义为“旨在判断一些信念、实践和/或过程是否符合已被接受的标准和模式——的实践与过程，即证明规范的正当合理性（justifying norms）”。——原作者注。

【本文中出现的“legitimization”、“legitimate”、“legitimacy”等词均已被译者根据全文脉络翻译为“合理正当性（化）”或类似的语义结构；原词也有“合法化”、“合法的”等意思，为避免读者认为作者在这里同义反复特此说明。——译者注】

一致时，它才是合理正当的。¹⁴相比之下，种族化的（racialized）、贫困者的、酷儿的、跨性别的、或障碍失能者的（disabled）常识都被认为是与哲学无关的“意识形态”、“行动主义（activism）”或“妄想（delusion）”。TA们的观点被自动放置于萨拉蒙（Salamon 2009年：第228页）所说的“正当化领域（realm of justification）”：在这个领域中，一个证明TA们的哲学合理正当性（philosophical legitimacy）的无法满足的认识论负担（unmeetable epistemological burden）被强加于已经被边缘化的人群和观念上。在谈到多年前一位求职面试官要求她证明自己关于酷儿性（queerness）的工作是合理正当的哲学工作时，萨拉蒙写道，“我仍然不确定什么样的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才有可能是充分的”（第229页）。

我和萨拉蒙一样恼怒。当该工作必需与顺性别常识保持一致才会被认为是哲学工作时，没有任何对跨性/别哲学的正当理由会是充分的。这并不是说没有正当理由：只要粗略地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讨论女性主义、酷儿和跨性别的哲学方法论的书籍、学术期刊，甚至是热门流行文章。但这些文献却被认为带有政治动机而被丢弃一旁，不同于那些已经精通了不阅读就思考这一方法论的（the methodology of thinking without reading）顺性别哲学家的客观及理性观点。

请原谅我的讽刺；我很愤怒。简而言之，我的观点是，那些关于跨性/别议题的无知（uninformed）（TA们会说是“先验（a priori）”）思想只有在与顺性别常识相一致时才会被认为是哲学的。对于那些从未研究过跨性/别和酷儿学术的遵从性别规范的（gender-conforming）哲学家而言——为哪些才算是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合理正当的、“客观的”哲学立场制定标准——似乎是很直觉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跨性/别议题所独有的：类似的标准在历史上已经排除了关于种族、性别、障碍、或阶级的、还有更普遍的关于社会批判的

¹⁴ 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许多哲学立场远非是常识性的（commonsensical）——例如，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的模态实在论（modal realism）、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强硬坚定的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康德（Kant）的先验观念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等等。针对这一反对意见，我有两点要指出。首先，在上述情况下，这些非常识性的立场都是从常识性直觉（commonsense intuitions）衍生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据它们的拥护者的说法）那些被当作不可修正的（incorrigible）常识性直觉的必然结果，比如，对事物之存在不同于其实际之存在这一可能性的承诺、道德直觉、以及人类自由意志。其次，与前述相关的，即使在哲学内部，也不是所有的常识信念和态度都被认为是平等的。其中一些被认为比另一些更为基要

（fundamental）。当这些信念和态度在内部发生冲突，或与所接收到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哲学家们经常在该坚守什么、该放弃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那么，也许特别令人厌恶痛斥的（damning）的是，看到关于性别的“常识”观念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是如此的基要，以至于TA们愿意为了维护这些观念而不顾整个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

分析哲学的可能性。关于正义之理想形式 (the ideal form of justice) 的高度抽象论证被认为是范式哲学 (paradigmatically philosophical) ¹⁵, 然而关于种族正义之地方形式 (local forms of racial justice) 的实证性依据 (empirically informed) 论证却被贬低为“轻量级”哲学。¹⁶心灵内容的性质 (the nature of mental content) 被认为明显是一个哲学议题, 然而性别身份的性质却不是。关于幸福来源的哲学辩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但残疾研究对幸福的相关见解却被忽视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关于幸福之源的哲学争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然而关于福祉 (well-being) 的障碍研究 (disability studies) 的相关洞见却一直被忽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使这个观点具体一点, 让我描述一个场景。2018年春天, 我在一个享有声望的哲学系宣读了一篇关于性别酷儿身份认同 (genderqueer identification) 的论文。在我演讲的最后, 一位资深教员问了第一个问题: “你认为性别是什么?” 对此, 我回答解释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多元主义立场。然而他并不满足。“我只是想知道普通观点 (ordinary view), ”他说道。“对谁来说是普通的?” 我答复道。“就是普通观点, ”他坚持地说。“说实话, 我不明白你的问题, ”我答道。“对谁来说是普通的?” 他变得很懊恼的。“就只是普通的观点! 随便某个人在酒吧里会讲的那种。”

对这位哲学家而言, 在酒吧里的一位匿名顺性别者就是性别权威, 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在一个学术演讲的空间内, 不仅预设所谓的普通观点在哲学上是权威性的 (philosophically authoritative), 还预设普通观点是那些从未思考过 (更不用说生活过) 跨性别或酷儿经验的人的专有财产, 而且这样竟然是寻常的。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 “别阅读——去思考!” 作为一种哲学上合理正当的方法论, 以及, 顺性别常识规定着何种关于性别的观点可以免于 (否则就) 不可避免的“正当化领域 (realm of justification)”这一预设, 上述两者的结合。只要哲学家们继续漠视跨性/别研究和声音, 并且不当地将顺性别常识合理正当化, 分析哲学的跨性别麻烦就会一直存在。

¹⁵ 理想形式 (*ideal form*) 这个术语是意向性的 (intentional), 也是怀疑性的 (skeptical)。见米尔斯 (Mills 1997年)。

¹⁶ 参见, 例如, W. E. B. 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 和安吉拉·戴维斯 (Angela Davis) 被排除在哲学正典之外。

罗宾·登布罗夫 (Robin Dembroff) 是耶鲁大学哲学助理教授。TA的研究重点是女性主义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

致谢 (Acknowledgments)

非常感谢伊丽莎白·巴恩斯 (Elizabeth Barnes)、凯瑟琳·詹金斯 (Katharine Jenkins)、斯蒂芬妮·卡普斯塔 (Stephanie Kapusta)、劳里·保罗 (Laurie Paul)、詹尼弗·索尔 (Jennifer Saul) 和苏珊·史赛克 (Susan Stryker) 在本文书写进程中给出的反馈。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Bettcher, Talia Mae. 2018. "When Tables Speak: On the Existence of Trans Philosophy." *Daily Nous* (blog), May 30. dailynous.com/2018/05/30/tables-speak-existence-trans-philosophy-guest-talia-mae-bettcher/.

Dembroff, Robin, Rebecca Kukla, and Susan Stryker. 2019. "Retraction Statement by Robin Dembroff, Rebecca Kukla, and Susan Stryker." *Changing How the World Thinks*, August 26. iai.tv/articles/retraction-statement-by-robin-dembroff-rebecca-kukla-and-susan-stryker-auid-1256.

Carter, W. Burlette. 2019. "Brief of Amicus Curiae Professor W. Burlette Carter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 *Harris Funeral Homes v. Stephens*. No. 18-107.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Dotson, Kristie. 2012. "How Is This Paper Philosophy?" *Comparative Philosophy* 3, no. 1: 3–29.

Flaherty, Colleen. 2019. "The Divide over Scholarly Debate over Gender Identity Rages On." *Inside Higher Ed*, July 19. 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7/19/divide-over-scholarly-debate-over-gender-identity-rages.

Forstater, Maya. 2019. "Claimant's Witness Statement." *Medium*, November 22. [medium.com /@MForstater/claimants-witness-statement-abe3e8073b41](https://medium.com/@MForstater/claimants-witness-statement-abe3e8073b41).

Gutting, Gary. 2012. "Bridging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New York Times, The Stone* (blog), February 19. 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2/19/bridging-the-analytic-continental-divide/.

Hancox-Li, Samantha. 2019. "Why Has Transphobia Gone Mainstream in Philosophy?" *Contingent Magazine*, October 1. contingentmagazine.org/2019/10/01/transphobia-philosophy/.

Haslanger, Sally. 2017. "I—Culture and Critiqu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91, no. 1: 149–73. doi.org/10.1093/arisup/akx001.

Jenkins, Katharine. 2014. "‘That’s Not Philosophy’: Feminism, Academia, and the Double Bind."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3, no. 3: 262–74. doi.org/10.1080/09589236.2014.909720.

Kaufman, Daniel. 2019. "Philosophy’s Aspirant Tin-Pot Dictators." *Electric Agora* (blog), September 8. theelectricagora.com/2019/09/08/philosophys-aspirant-tin-pot-dictators/.

Leiter, Brian. 2019. "Zealots Working Overtime Now to Shut Down Gender Critical Feminists." *Leiter Reports: A Philosophy Blog*, September 1. leiterreports.typepad.com/blog/2019/09/zealots-working-overtime-now-to-shut-down-gender-critical-feminists.html.

McHugh, Paul R. 2019. "Brief of Amicus Curiae Dr. Paul R. McHugh, M.D.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 *Harris Funeral Homes v. Stephens*. No. 18-107.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Mercer, Christia. 2019.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Patriarchy." *Nation*, July 1. www.thenation.com/article/patriarchy-sexism-philosophy-reproductive-rights/.

Mills, Charles. 1997. *The Racial Contr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alamon, Gayle. 2009. "Justification and Queer Method; or, Leaving Philosophy." *Hypatia* 24, no.1: 225–30.

Scheman, Naomi. 1997. "Queering the Center by Centering the Queer: Reflections on Transsexuals and Secular Jews." In *Feminists Rethink the Self*, edited by Diana Meyers, 124–62. Boulder, CO: Westview.

Tuvel, Rebecca. 2017. "In Defense of Transracialism." *Hypatia* 32, no. 2: 263–78.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hypa.12327.